

落落的步音

LUO LUO DE BU YIN

王兼宇子言集





落落的步音

王谦字书信残篇

大道出版社

落落的步音
王谦宇书信残篇

出版发行：香港大道出版社

出版人：李松璋

香港地址：香港中环德辅道中48—52号
裕昌大厦502室

电话：00852-28698526 13302963159

<http://www.dadaocb.com>

Email: hkdadao@126.com

印张：7.5

开本：850mm×1168mm 1/32

承印：深圳市海健印刷厂

版次：2006年9月第一次出版 第一次印刷

国际书号：ISBN-13:978-988-99214-0-8

ISBN-10:988-99214-0-5

定价：68.00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小 引

我历来没有保留信件底稿的习惯，只是偶有例外，一是以为事关重大，必要留底存查。（当然所谓重大只是对己而言，而能称之为重大的其实也不多）。再是写得过于潦草，不好意思寄出，誊写一遍，这样就把底稿留了下来。不过这两种情况都是极少发生的。外出写回家里的信，大体上也是如此，没有刻意加以保留。故而把书格子留下的全部信稿通通集拢起来，也不过是零零落落这么一些。当然这里包含着这样的一个情况，上一世纪七十年代以前的所有来往信件，在那场史无前例的“伟大革命”中，全都付诸一炬，一封也没有存留下来。不是红卫兵小将的革命行动，而是自己偷偷摸摸烧掉的。近日无事，拿来翻检一番，发觉在这些残笺断简

中，倒也还留有着一些崎岖途上双足踩下的深浅印迹，以及孤独旅者一声两声嚶其鸣矣发自胸臆的啼声。“步步寻往迹，有处特依依”，故不避蔽帚之嫌，集而编之，并冠其题曰：《落落的步音》。内收集致各方书信24通，家书23通，及友人来信17件。另资料11件，作为附录。时间大约是从上一世纪的八十年代到本世纪初。这些残留的书信宛似一片片碎裂的镜片，从中或许可以多少折射出此一时期个人的一些遭际与心境。

2006年初夏识于深圳

目 录

小 引	1
-----	---

残 简 篇

致许隆（1983年5月22日）	3
附：蒋南翔同志谈话简记	6
致蒋南翔（1984年9月）	8
致李介夫（1985年7月15日）	11
致张敏怡（1986年1月6日）	14
致梁灵光、廖晖（1986年12月25日）	17
致廖晖（1987年8月10日）	19
致廖晖（1987年9月11日）	21
致廖晖（1987年9月21日）	26
致廖晖（1987年10月25日）	29

致廖晖（1988年4月19日）	32
致廖晖（1989年2月13日）	35
致廖晖（1990年1月18日）	37
致沈亚芳（1990年2月15日）	40
致吴健民（1990年6月9日）	41
致廖晖（1990年9月3日）	43
致廖晖、李星浩（1992年4月28日）	46
致周南京（2002年10月19日）	48
致吴健民（2002年10月29日）	50
致任克雷（2003年2月17日）	53
致袁少杰（2003年12月3日）	57
致苏烈（2003年12月3日）	59
致任克雷、张整魁（2005年3月12日）	62
致于光远（2005年6月9日）	66
致王贵秀（2006年4月30日）	70

行者篇

致NG和庆妮(1980年6月20日 庐山)	75
致NG和庆妮(1981年8月3日 乌鲁木齐)	78
致NG和庆妮(1981年9月10日 乌鲁木齐)	80
致NG和庆妮(1981年9月20日 喀什)	83
致NG和庆妮(1982年6月12日 深圳)	87
致NG和庆妮(1982年6月17日 广州)	89
致NG和庆妮(1982年6月27日 海口)	91
附录:1.阮铭留条	93
2.梁永煜致阮若英	94

致NG和庆妮(1983年6月5日 大连)	99
致NG和庆妮(1983年12月31日 广州)	103
致NG(1984年1月4日 广州)	107
致NG(1984年6月9日 深圳)	110
致NG(1985年3月15日 东莞)	113
致NG(1985年4月21日 广州)	115
致NG(1985年12月31日 北京)	117
给庆妮(1986年1月11日 深圳)	119
给燕妮(1987年7月8日 深圳)	122
致NG(1987年9月12日 北京)	126
致NG(1988年1月9日 北京)	130
致NG(1988年2月26日 北京)	133
致NG(1988年3月17日 北京)	135
致NG(1988年4月11日 北京)	137
致NG(1988年11月3日 北京)	139
致NG(1988年11月14日 北京)	141

友声篇

孟凡致王谦宇(2002年9月15日)	147
李公天致王谦宇、黄妙珍 (2002年9月22日)	150
陈枫致王谦宇(2002年9月7日)	153
包立民致王谦宇(壬午八月初8)	155
沈宝祥致王谦宇(2002年9月10日)	157
陈丹晨致王谦宇(2002年9月11日)	159
王欣荣致王谦宇(2002年9月26日)	161

蒙光励致王谦宇 (2002年9月4日)	162
王克平致王谦宇 (2002年9月12日)	164
赵冬垠致王谦宇 (2002年9月18日)	167
马中柱致王谦宇 (2002年9月8日)	168
张百发致王谦宇 (2002年9月28日)	170
徐开垒致王谦宇 (2002年9月30日)	173
吴健民致王谦宇 (2002年10月13日)	174
袁少杰致王谦宇 (2002年10月8日)	175
张浚生致王谦宇 (2003年5月6日)	178
李冰封致王谦宇 (2002年10月13日)	181

附 录

华侨城干部职工对王谦宇同志调离 的反映	185
华侨城工会对华侨城调整领导班子 的意见 (摘录)	191
马志民同志给廖晖同志的信	193
深圳华侨城舞弊案的善后	197
我的申诉	202
附：揭发报告	207
廖晖同志来电记录	215
关于编辑出版廖承志文集传记的报告 及批复	217
康健来信	222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89)侨发002号文件	225
便笺一纸	227
离休报告	229

残简篇

从静谧的家园和最初的起步，
直到尚未发现的天涯海角，
没有什么值得人们去耗费时间和精力。
除了去赢得欢笑和朋友间的深情。

[英] 布莱尔·贝洛克

致许隆

许隆同志：

来信收到。你和澄宇、杨越同志意见极是。5月9日建祥同志来信，表示他及党组同志热烈欢迎我回去。但对如何安排，并未明确表示。前时张磊所说（成立哲学所，老廖希望我回去，先把架子搭起来，头几年兼搞行政工作，以后就可以专做研究工作了），或许是他个人的想法吧。

现广东商调函已到，理研室、组织局已签署意见，上报南翔同志。去年南翔同志入校以来规定，副研（教授）以上教学人员变动须经南翔批准。昨天在路上遇宋振庭同志（党校教育长），他对于我的要求调离，表

示关心，问我：为什么要回去？现在回去好不好？希望我认真考虑。振庭同志话出有因。盖自去年理研室风波以来，党校内外，议论纷纷，一些朋友，也都为我担心。因为吴（江）、孙（长江）调离，阮铭开除，怕我也受牵连。尤其王震找我个别谈话之后，外间更有诸多猜测。在整个事件中我所持立场，一是光明磊落，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如不同意断章取义，以言治罪，如建议对阮采取冷处理，不开除等。二是服从组织决定，“在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陈云同志下令开除，我也举手。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是理研室支部委员），自认我所持的立场态度是无可非议的。

对于官职，历来视为身外之物。少年立志，一不做官，二不做生意，以为世间惟此二事最不干净。76年离湖南去广州，声明再不愿担任任何职务，来党校也是一心想当个教员，后来委以校刊组组长，也是推脱再三，才勉为其难。目前的情况是，我若悄然南调，可能被目为犯错误受处理，被贬流放，处境尴尬。究竟如何为好，我一时拿不定主意。因此，我要麻烦你和澄宇、杨越同志帮助我想一想，何去何从，指我迷津。

冬根同志请代致意。妙珍向你及老孙同志问好。

亲切握手！

谦宇 1983年5月22日



1979年同许隆同志在珠海。这是我第一次到珠海作调查，返京后写了《珠海特区建设中的问题》，送呈胡耀邦同志，胡耀邦同志批登《人民日报》《情况简报》。许隆，广东省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从事港澳经济研究，著作甚丰。

附：蒋南翔同志谈话简记

一月二十一日下午四时半，南翔同志约我谈话。我到二十四楼，秘书引见，南翔同志首先说：你上次打报告要求调动，我挽留你，希望你不要走。一直想同你谈谈，今天找你来是想听听你的意见。

首先我向南翔同志汇报了想走的思想情况。我说，去年以来，理研室人心动荡，何去何从，不知所适。南翔同志说：烟台会议后我的思想是明确的，《动态》要继续办下去，并且要办好，理研室只能加强，不能削弱，理研室的同志不要有过度思想。当我说到自己能为党工作的时间已经不多，再也经不起折腾，十年文革，我生命中最宝贵的岁月都白白浪费了。南翔同志说：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这是整个民族的灾难，我们都要认真地总结经验。

当我汇报说，吴江同志调离，阮铭开除，外间有种种传闻时，南翔同志说：吴江、阮铭，各有各的账，同你有什么关系。

关于校刊，南翔同志说，校刊可以继续出，它是文献资料性刊物，每期虽然化一点钱，但对各级党校有帮助。

最后，南翔同志再次表示，党校正规化建设，许多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你长期在高校工作，在这里是有用武之地的，你希望搞一些教学、科研，都是可以的。

附记：82年年底，我打报告要求调离党校回广东，托王纪新同志（南翔同志秘书）把报告直接交给南翔同志，南翔同志听纪新读了我的报告，问道：他为什么要走？纪新说，无非感觉窝囊咩。南翔同志拿起笔在报告上写了四个字：“挽留为好”。把报告退回组织局。并对纪新说，找时间约他谈谈。第二天，南翔又要人把报告拿回来，把“为好”两个字圈去，只留下“挽留”二字。83年5月，广东正式来调令，南翔同志维持原议，不让走。

致蒋南翔

南翔同志：

你好！

近日组织局赵广同志、理研室聚武、耿立同志相继告诉我，八月下旬，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来人，商谈我的工作调动问题。据来人说，此事叶飞同志已同王震同志说过，王老表示支持。组织局与理研室交换意见后同意放行，并已具文报你审批。现我把此事经过向你做一简单汇报：在年初召开的侨代会上，何英同志找到我，说他已从外交部转到人大侨委，这是廖公生前的意见。现在他和叶飞同志需要一个人协助他们工作，他认为我是适合人选，问我愿不愿意去。我说我长期从事理论工